

老子章句新釋

张默生 编著

成都古籍书店

张默生 编著

老子章句新释

成都古籍书店

本书根据东方书社1946年初版本影印

老子章句新释

张默生编著

成都古籍书店影印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制

八五〇×一一六八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印数：七〇〇册 印张：五·七五

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一·六〇元

自序

我注釋這部書的意思，完全是爲一般人作打算，稱不起專門的著述。既爲一般人作打算，就須作到「深入淺出」的地步，一般人才可藉以了解老子書的意義，以爲作人治事的依據。

中國有最當注意的兩部書：一是儒家的論語，一是道家的老子。這兩部書，凡略通文字的人，都應當一讀；並非號稱專門的學者，才可配去研究。因爲論語中所講的，是作人治事的平實道理；老子中所講的，是作人治事的最高原理。一是事理的當然，一是事理的所以然。我們在世爲人，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，對於一切事理，不但要知其當然，更應該知其所以然。這樣，才算是一個明白通達的人。論語老子二書，正有此二大功用，所以不能不讀。

但是古書年代久遠，當時的社會生活，與現在不能全同；當時的語言文字，與現在不無差異。因此，以現代的人，去讀數千年以前的書，就不免有些隔膜。再加以輾轉傳鈔，於原書的文字，或增，或損，或有意的竄改，或無意的錯誤，因而古書往往失其本來面目，於是讀古書的人，就更覺得不易了解了。這是古書在文字和意義上的困難。

因爲有了這種困難，就需要有人來作篇章字句的考證，來作逐字逐句的注釋，來作微言大義的闡發。但是歷來作這種工作的學者，精考據者未必明訓詁，明訓詁者未必通義理；各有所偏，各有所蔽，而又不能分工合作，以求其通。於是讀古書的人，愈至後代，就愈覺得頭緒紛繁，而無所適從了。這是古

書在困難上又增加了一層困難。

大概秦朝以前的書，這樣的困難尤大。因為秦朝以前的書，是把字刻在竹簡上的，一條竹簡就是一行；集合若干條竹簡，用皮條或用青絲穿起來，才是一篇，也就是一部。一旦竹簡散亂了，若不立時把簡條整理好，日子過得久了，就容易出差錯。我們常常看到古書的注解中，有註明「錯簡」字樣的，那便是這書經過一次或多次的散亂，被後人把竹簡穿錯了，於是上下文就讀不通了；有註明「脫簡」字樣的，那便是這書經過散亂以後，有遺失的竹簡，後人不待找全，或無法找全，就把竹簡編串起來，於是上下文也就讀不通了。因此，古書一錯，就是二十餘字或數百字不等，那便不是「錯簡」，就是「脫簡」的原故。再說秦朝以前的字體，統名之曰「大篆」；可是大篆的寫法，却是異常複雜，此地不同於彼地，此時不同於彼時，所以後人所見的大篆，往往有一個字自數種以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，一查古人田忠周所作的古籀篇十二函，便可明白當時大篆的複雜情形。秦朝實行統一文字的政策，才改為「小篆」，把古代的文字整齊劃一了。那時的古書，不用說是要用小篆重寫一過的。到了漢代，字體又由小篆改為「隸書」，那末古代的古書，又須用隸書重寫一過。自隸書至於「楷書」，中間無多大的變化。但是要知道：我們所讀秦朝以前的書，是經過幾次翻譯的，那便是由「大篆」而譯為「小篆」，由小篆而譯為「隸書」，更由隸書才改為「楷書」的。其中也有由「大篆」直譯為「漢隸」的，那便是經學家所謂「古文經」；也有由先秦的老儒「口授」直寫為「漢隸」的，那便是經學家所謂「今文經」。古文就是大篆，今文就是漢隸。古書經過這樣的大變化，試想在字句間又怎能不出錯呢？有這幾種情形，而古書就更不容易讀了。

論語老子，都是秦朝以前的書，自然免不了翻譯和傳抄的經過。幸而自漢以來，研究論語的學者，歷代不絕，文字的訂正，已沒有什麼大問題了。在義理方面，也因為孔子及孔門弟子，說的都是老實話，都是作人治事的平實道理。間或談到較高深的理論，也是就人生的正面立論，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，不多談「性與天道」，可以想見。所以論語一書，即在今日一般人讀起來，也是無甚困難的。可是老子一書就不同：行文太古奧，造句太不尋常；其中所含的意義，多屬高深的哲理，往往出乎人的常識以外。如果說：孔子是從人生的正面立論的，則老子就可說是從人生的反面立論；孔子是着重在講人道的，則老子就可說是着重在講天道的；（老子所講的天道，只是自然，不是造物的主宰，更不是神，不是上帝。）孔子是講事理之當然，則老子就可說是講事理之所以然。孔子並非見不到老子所見的，只是不願多說而已。故曰：「子欲無言」。又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老子並非不以「仁義」「孝慈」「忠貞」諸行為美德，他是慨嘆仁義成，則大道廢矣；孝慈立，則六親不合矣；忠貞顯，則國家昏亂矣。故曰：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」他是希望大道立，六親合，國家治平；因此他所傾心的，是至仁至義，真孝真慈，大忠大貞，而為完整的道德，不願來表彰彼善於此，或此善於彼的比較行為。要之，孔子是想「挽回於既倒」，故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老子是痛恨「世風之不古」，故曰：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為道紀。」孔老的思想，在表面上是相反的，在骨子裏是相同的。若由絕對的真理上看，孔老的思想是相反相成的。

但老子在思想的表現上，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識以外，而在著書的形式上又用了古簡的文體，和「正

言若反」的奇異說法，因此老子一書，便非加以解釋不可了。關於老子書的解釋工作，自秦朝以前，就有人在那裏着手了。相傳戰國時候，有一位號稱河上丈人的，就曾注解過老子。現在所傳的老子河上公注，雖然是偽書，但史記樂毅傳中，却明明提及此人。並且說：「樂臣公學黃帝老子，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。」可見這河上丈人，是在戰國時候修習黃老之術的學者了。莊子一書，很顯明的是闡發老子的學說，所以前人多說莊子書就是老子書的注腳。這話雖然說得太過，但也不無所見。以後法家的韓非，更有解老喻老之作，至今還保存在韓非子書中。解老是來解釋老子的文句的，而且解釋得很明白；喻老是來闡發老子的學說的，也是頗有見地。可惜他未把老子書加以全部的解釋，這是令人代為遺憾的事。與韓非同同一時代的呂氏春秋，和西漢時代的淮南子，也以老子的思想為中心，或引用老子的文句加以闡發，或舉出老子的文句加以解釋，都能得其神理。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，錄有老子鄉氏經傳四篇，傳氏經說三十七篇，徐氏經說六篇。這些關於老學的著作，雖已失傳了；但所謂鄉氏傳氏徐氏，大概是漢初的人。因為西漢一代的皇帝，大半都喜歡老子的學問，自然一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矣。」所以在漢朝的時代，研究老子注釋老子的人，已很多很多了。到了魏晉時代，何晏王弼諸人，又大大的提倡老子之學，一時研究老子書的人更多。而且現在通行的老子王弼注本，已成為最可寶貴的古注了。唐朝的皇帝唐玄宗，就曾親手注過老子，稱為御注道德經。其後雖有韓愈的大聲疾呼，力闢佛老，但唐以後研究老子注釋老子的人，更是多不可勝數。最著名的：宋代有蘇轍王雱，元代有吳澄，明代有焦竑，清代有姚鼐魏源，當代有馬敘倫陳柱蔣錫昌高亨諸人。此外歷代注釋老子的人，不下數百家，難以列舉。總觀歷代有關老子的著述，對於章句問題，考證問題，以及訓詁義理諸項，均有所貢獻，這是研究老學的

諸多績業。但是這些績業，只可供專門學者的參考，尙不能期望一般人藉此可以讀通老子。倘若老子一書，僅屬一種高深的哲學，一般人不須去讀他，甚或不配去讀他，那就不必說了；但事實上並非如此，自有老子書以來，仁者可以見仁，智者可以見智，他好比一個大海，原是任人可以取酌的。例如說：由老子的宇宙論，發展而爲莊子的哲學，爲魏晉的玄學，甚而爲宋明的道學；由老子的無爲論，發展而爲申韓的政治哲學，應用而爲西漢的政治實施，爲歷朝以來的帝王之術；由老子的軍事論，發展而爲孫吳的兵法，爲千古用兵的人確守不移的原則；由老子的名相論，反應而爲惠施公孫龍的辯學；由老子的守雌論居後論，變相而爲鬼谷子及蘇秦張儀的揣摩之術；至於歷代高士的修真養性，名臣的功成自退，以及一般人所互相警戒的知足知止，無不導源於老子。是則老子之學，在區區的五千言中，已將宇宙人生的一切事理，統統包括無遺了。吾國數千年前，即有這樣偉大的思想家，將其遠見博聞及其最豐富的人生經驗，提鍊得精之又精，用最簡潔的文字，寫出來留給後人，這是我們最當引爲慶幸的事！前幾年，英國大哲學家羅素來華，有人爲他介紹老子，並講了幾段給他聽，他大爲驚嘆，幾乎不相信中國古代的思想家竟有這樣奇蹟。同時德國的學術界，亦在那裏組織論語老子的研究團體，共事研究，以參證歐西歷代哲人的學說。試想外國的大學問家都如此重視我們的古籍——尤其是老子一書；我們那能束諸高閣，棄置不讀呢？祇是歷來注釋老子的人，所用的文字太深，而又陳義太高，不肯逐字逐句作淺顯的解釋，於是一般人想讀老子的，也得不到什麼幫助，這是很可惜的事，我想，天下注書的人，正是負着爲人講書的責任，原書的文義艱深，才需要有人來加注釋。倘若注書的人，不肯低降身分，化高深爲淺顯，縱然他所注的書，可以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；但是一般的人，却得不到他的好處和幫助。一般人不能了

自序

六

解其歷史上的重要典籍，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場上說，真是莫大的損失！

著者有見於此，所以年來很想就研究所得，將古代名著選出幾種來，作為通俗化的注釋，好讓一般人也可藉此讀讀吾國古代的名著，以作人生上的享受。自然我所了解的，不夠來做「深入淺出」的工作；但我有此夙願，也不妨把自己見得到的，先選定老子一書試試看。更希望當代的博學之士，先把簡人的名山事業放一放，多作一些淺顯的有益於羣衆的注釋工作。

民國三十二年七月默生識於四川北碚復旦大學

注釋凡例

一、本書分章，從老子河上公本王弼本，定爲八十一章。

二、本書體例：（一）字解；（二）句解；（三）大意，各章皆同。

三、本書「字解」一項，力求簡明，不多引證。所下字義，或本之歷代注釋家多數意見，或本之近代訓詁家考證結果，或按原文文義解釋之。

四、本書「句解」一項，乃全書的重心。爲求易於了解，不啻將全書文字，用語體翻譯一過。但遇有文句銜接不明，或含義深奧者，則不惜辭費，爲之闡發其意義，以求貫通。

五、本書「大意」一項，係將各章大意，用扼要語句，總括其含義。

六、本書原文及章句，概遵王弼本。王本文義能通者，以不改動爲原則；遇有必須改動者，始參照各家所傳本子及歷代校釋家所見，略爲譌正。特著老子章句異同考，附於本書之後以資對照。再則各本字句雖有差異，但各有可取，並錄之備參考，不加斷語。

老子敍論

一、老子傳及老子書的問題

我們現在想要考究老子的生平事蹟和他的著書，唯一的史料，自然是司馬遷的老莊申韓列傳記老子的部分。不過司馬遷的這種記載自宋代就有人提出疑問了。到了清代，繼續有人來懷疑。民國以來，懷疑的人更多了。僅僅爲考辨老子的時代問題，現在收集到古史辨中的文字，就有數十萬言；參加的人數，有國內的數十位學者。他們都是引經據典，各有各的理由。所以在今日要研究老子，不能完全「因仍舊貫」，而忽略了歷來學者所研究的積業。今先錄史記老子傳的全文，再引用後儒及時賢的考辨，然後加以評衡，以定其從違。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，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」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「鳥吾知其能飛，魚吾知其能游，獸吾知其能走，走者可以爲罔，游者可以爲綸，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，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耶？」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「子將隱矣，強爲我著書。」老子於是乃著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或曰：「老萊子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云。」蓋老子百又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

老子敘論

一〇

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「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。」或曰：「儋即老子。」或曰：「非也。」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高，高玄孫假。假仕於漢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，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細儒學，儒學亦細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爲謀，豈謂是耶？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這篇傳的記載，實在是不甚清楚。老子的生卒年月先弄不清：一則曰「莫知其所終」，一再則曰「世莫知其然否」。中間又插入老萊子太史儋一段，迷離恍惚，遂使後人如墮五里霧中，把老子變成半人半神的資格。後世一切神話的附會，當由此而起。這也難怪後人的懷疑了。首先懷疑的是宋代的張載、朱熹、葉適諸人，他們以爲「教孔子者，必非著書之老子；而爲此書者，必非禮家所謂老聃。妄人訛而合之爾！」到了清代，崔東壁汪中對於老子和老子書均有懷疑。而且汪中特著老子考異一篇，斷定著五千言的老子即本傳所稱的太史儋，不是孔子問禮的老子。就是把孔子問禮的老子，和著五千言的老子，分爲二人了。不過這些懷疑，在學術界還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。直到民國十年左右，梁啟超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時，公然提出老子確是戰國時人，不是春秋時人，才引起了學術界最大的興奮。他從老子書舉出了許多證據，斷定春秋時代不會產生老子書中的學說，而且老子書中所用的種種成語及官制的名稱，也不是春秋時代所有。今將他重要的證據列下：

(一)照史記的說法，老子既爲孔子前輩，他的兒子宗即不能握得到魏將，（因魏列爲諸國，在孔子卒後六十年）當漢景帝時，他的八代孫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。

(二)孔子墨子孟子，始終沒有提及老子。

(三)就令承認孔子曾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，然照禮記曾子問篇看，此人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，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。

(四)史記關於老子的記述，十有八九是莊子天道、天運、外物三篇雜湊而成，那些故事有些說是屬於老聃，有些屬於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確定。

(五)老子「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」「六親不和有孝慈，國家昏亂有忠臣。」一類的話太自由，太激烈，不像春秋時人說的。

(六)老子書中所用「侯王」，「王侯」，「王公」，「萬乘之君」，「取天下」一類成語，不像春秋時人所有；「仁義」兩字對舉，這本是孟子的專賣品；又「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；大兵之後，必有凶年」一類的話，像是經過馬陵長平等戰役的人的感覺；還有「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」，「係戰國時的官名」。

他後來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補充一點，說老子書中有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」等文，似是難儒家；有「不尚賢使民不爭」等文，似是難墨家；有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」等文，似是難法家。梁先生的種種證明，無非想把老子的時代拉到戰國來，而老子一書乃是戰國時代的作品。

自梁先生發表此說以後，替老子時代辯護的固然有人，如張照等；然嗣此學者紛紛著論，大抵一脈相承的贊同梁說。雖所考年月，不無上下出入，但多認為老子確是戰國時人。後來馮友蘭在她的中國哲學史中，又以爲即老子書中所述關於上古時代學術界的大概情形看來，也說老子一書爲戰國時代的作品。其言曰：

「一則孔子以前，無私人著述之事，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。二則老子之文體，非問答體，故應在論語、孟子後。三則老子之文爲簡明之「經」體，可見其爲戰國時之作品。此三者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，若只擇其一，則不免有爲邏輯上所謂「巧詞」(Peculiar the Question)之嫌。但合而觀之，則老子之文體，學說，及各方證之證據，皆指明其爲戰國時之作品，此則必非偶然矣。」

馮先生是從著作的演進史方面來考證，這也是強有力的一種看法。此外尚有多人考證老子一書，非春秋時代的作品，現在也不必細舉了。

同時馮友蘭和劉汝霖兩人，都主張著老子者不是老聃，是戰國的李耳。老聃係傳說中的人物不必實有其人。司馬遷誤將戰國時的李耳，及傳說中的老聃合爲一人，故有本傳中難採之記載。若將本傳中「老子」字樣，易爲「李耳」，則李耳的兒子宗卽有做魏將的可能；他的八代孫與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，就可以說通了。

我們看了以上時儒們的意見，說老聃姓李名耳也罷；說老聃是一人，李耳又是一人也罷；甚或集合老聃，老萊子，太史儋爲一人也罷；而最要的關鍵，我們不能離開老子書而論其人。後世稱誦老子者，也是因爲這部五千言道德經的原故。道德經是一部有價值的哲學書，而著這部書的人當然也是一位最大的哲人。這部書在中國思想界，無論是研究什麼學問的，都受到他極大的影響。但是這樣有價值的著作；這樣偉大的思想家，何以在孟子以前幾乎無人提起呢？在孟子以前，最有權威的學者，是孔子，是墨子，是楊朱，並未提到老子，也未提到老子書。難道這樣大的一位思想家，竟不足稱道嗎？最早最顯明的稱述「老子」「老聃」其人者，是莊子。莊子的年代，總是稍後於孟子，所以與老子同樣偉大的莊子

，也不見稱於孟子。孟子成名的時候，似乎老子書的著者還未享盛名。但他是莊子的前輩，毫無疑義。至於孔子適周見老聃的事實，確是疑問。因禮記是後儒纂輯之書，所載的事實，不能全信。我們與其信禮記，不如信論語。孔子見老聃，論語中未記一字；孔子在論語中，也從未提到老聃這樣的學者。史記的老子傳，大部份是取材於莊子；少部份是取材於傳說，故有「或曰」「或曰」的連稱，故有「莫知其終」「世莫知其然否」的語句。至於老子後裔的記載，想是有信史的根據，如此而已。不過老子傳的用意，是顯然抬高老子，譏笑孔子的。老子的一段談話和孔子的一段贊詞，與莊子所載孔老的幾次問答，是一個鼻孔裏出氣，這正是莊子的巧計，而司馬遷上了他的當。也許是太史公的家風，特爲尊崇道家的，因爲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，已特別把道家的地位提高了。但莊子養生主篇，已明明記「老聃之死」，並非「莫知其終」。所以我說史記少部份取材是得自傳說，用來「神乎其人的」。

要之，中國第一位大思想家是孔子，其後是墨子，其後是楊朱或老子。楊朱或係傳老子之道者？惟老子晚年始著書，故楊朱不得讀其書，而孟子亦不得據其書以斥其人。到了莊子時代，這相傳的五千言道德經才出世了。似此，則老子的時代，吾人也可以推想其大概的哩。

二、老子的學說

老子的哲學，博大精深，自天道以至人事，自宇宙之大，以至於事物之微，雖寥寥五千言，而所談已無所不包。其學出於易經，而對於天道人事，又加以自己的觀察與體會，發爲論著，遂成其哲學的體系。今將其學說梗概，略爲闡述於後。

(甲)老子的本體論

老子是論道的書，這是一般學者所公認的。其他先哲，若孟子荀子若法家諸子，對於「道」之一字均有詮釋；不過他們各有各的見解；有的把道看成萬物的準則，有的將道看爲人智所闡發，其所得的結論，各不相同。老子論道，更與他們大異其趣。他將「道」之爲物，看成一種不能用理智及言語來講明的東西；看成一種恍惚抽象而又真實具體的東西；看成一種無爲而又無不爲的東西。這在他本書中有幾處來說明：

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

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」

「道尙無名。」

「道者，萬物之奧。」

「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；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既。」

以上所舉的「常道」，是經常不變的道；「常名」，卽是道的名相；都是不可道不可名的；曰夷，曰希，曰微，既是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，是說整個的道，是看不見聽不見觸不着的。道尙無名，道隱無名，道者萬物之奧，是說道乃不可名而又奧妙不可以理智測度的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也是說凡說出口的道，便不是真道，是淡而無味的。可見老子所說的道，是一種不能用理智及言語來講明的。

「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」

「道，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」